



阅读是人类最自然的习惯,是最快、最有效地去获取经验、锻炼思维 and 了解世界的途径。在书中,每一段文字背后,都藏匿着一片天地。阅读过程中的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候:发现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想要分享,品读一段精美的文字内心有了共鸣、从书里得到某种启发想要传达给其他人……这是一个属于读者的版面,只要你爱好阅读,只要你想要表达,就有机会让你发声,与更多的人分享你对所读书籍的看法。投稿请发送至 zjwbds@163.com。

理想书房,好似天堂

□张军霞

前些天,读亦舒的一篇随笔,通篇描写了理想中书房的模样:光线充沛,空气流通,背山面海。音响设备、电视机、扩音电话、一组长沙发、大写字台、大班椅、电脑、文房四宝,小冰箱内放满各式饮料水果零食,杜绝无聊。按摩用具,预防胜过治疗,免得腰酸背痛。各式花卉植物盆栽,养眼。至亲好友的照片,维持情绪愉快,吸烟的自然备一只水晶大烟灰缸,打火机,香烟。美酒,工作完毕时饮……

这可真是理想书房,简直好似天堂,也许亦舒本人的书房就是这么完美,所以她才能源源不断写了那么多的书,而像我这样也喜欢舞文弄墨的小作者,写不出精彩绝伦的文章,也有了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:写作环境不理想啊,不能怪我……这当然是笑谈,一个人没有才华,给他一间金碧辉煌的房子也没用!

我从小就喜欢看书,也

利用父母给的零花钱,买了不少的小人书、童话故事。那时,我晚上睡觉的地方,是里屋的一个杂物间,墙角那张支起来的窄木板,就是我的床,而床下那个放满了小人书的纸箱,是我最心爱的宝贝。晚上,我时常把那个纸箱子拖进去又拖出来,把喜欢的故事读了又读,然后才满足地上床睡觉,那时候我脑子里没有书房的概念,只想拥有一个更大的纸箱,里面装满更多的小人书。

上中学的时候,我们家已经搬到县城。我和姐姐住一个房间,屋里除了床,就有一张桌子和一个衣柜,这时的我已经开始读名著,慢慢也买了不少书,像从前在老家时一样,我仍然习惯了把书放到纸箱里面,再塞到床底下,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。直有一天,我到同学家去串门,让我无比羡慕的是,她竟然有一个书柜,里面杂乱地摆放着一些用过的旧课本,也有几本故事书,空闲的地方则摆着毛绒玩具,上面落满了灰尘。回到家,我就

跟母亲念叨:“如果咱家有一个书柜就好了,我要把所有的书都摆上去,收拾得干干净净!”不久,父亲发了工资,竟然真买回了一个书柜,木头外面漆着柔和的米黄色,我欣喜不已,忙着把书摆上去,兴奋到半夜都睡不着。此后十几年的时间,这个书柜一直陪着我,像一个性情温和的老朋友。那时,书柜里摆着我全部的书,就等于我的书房,算不上完美,我却也很知足。

工作以后,业余时间仍然喜欢看书买书,再加上有了爬格子写稿的爱好,内心开始迫切渴望拥有一间书房。结婚时因为经济能力所限,买了一套90平的两居室。最开始倒也不错,一间当卧房,一间当书房,我们找人订做了木头书架,摆满了一整面墙,爱人和我一样从事文字工作,我们的书分门别类,各占据半壁江山,书架上方摆了几盆绿萝,临窗的位置则摆了两张电脑桌,闲暇时,我们各自伏案写字或读书,近在咫尺

却互不打扰,享受着书房里的惬意时光。

几年后有了孩子,书房美梦被打破,这里渐渐成了孩子的天下,地上铺着爬行垫儿,脚下是各种各样的玩具,大大小小的童车,后来又成了女儿的睡房。那些书架被移回主卧房,电脑桌也搬回来,在狭小的空间里,背对背而放,我们戏称这是共同拥有了“半个书房”,仍然写字读书两不误。

有一天,当我在餐桌上提到亦舒描绘的书房,和爱人一起啧啧表示羡慕时,女儿在旁边郑重宣布:“你们等着,我长大了要盖一个大木屋,让你和爸爸都有自己的书房……”我和爱人不由相视一笑。

这世上拥有理想书房的毕竟只是少数人,多数读书人却像我们一样,只能把理想的书房当梦想,物质条件的局限,却妨碍不了爱读书的热忱,就算只有半间书房,只要一书在手,管它世事如何嘈杂,你也能做到内心安详。

冬读古诗御风寒

□董国宾

冬来,我就读冬诗,一直读到冰雪消融。冬天走了,冬诗还没走,它留在了我幼年、中年的脑海里。

我读“梅花大庾岭头发,柳絮章台街里飞”,还读“寒色孤村暮,悲风四野闻。”摇头晃脑的我,斜坐在小马扎上,读几句就往屋外撇几眼,我是在找诗里的梅花和寒色。幼年的我想着古诗就是一棵棵树,可以长在头脑里,还可以走出来,长在庭院里,站在高冈上。唐代李商隐《对雪》和清代洪升《雪望》,我一读就痴了迷,虽不解其意,但我还是先背下来,第二天就捧着诗集问老师。古诗没读完,娘就做好了晚餐,我不情愿地被娘劝到餐桌前,咀嚼一口米饭,再瞧一眼古诗。我觉得这些古诗是一把摇风的蒲扇,能把冬天里的冷风扇走,将暖风带到心窝里来。

长大一点了,天寒风急,寂夜空寥,我就闭门夜读。古诗词在炉火旁窜动成欢快的小火苗,一句句开启我的心智。“可怜身上衣正单,心忧炭贱愿天寒。夜来城外一尺雪,晓驾车碾冰辙。”我读白居易的《卖炭翁》,可怜的老翁在南山伐薪烧炭,满脸尘灰,历尽艰辛,却遭到旧官人横行无忌的欺诈。诗词中卖炭老翁谋生的困苦和遭遇,我每读一句,幼小的心灵都会怦然心寒。在无尽的思索和感叹中,我一遍又一遍朗读,每个字都咬得“啪啪”响。冷寒的屋外,天黑漆漆的,我的心却亮了。在古诗词的朗读和感悟中,懵懂的我开始一点点长大长高,前面的路也越来越明晰了。

长大后,空旷的冬日里,我还是喜欢读冬诗。我把读旧的诗集找来,这些经典名作,是不老的新芽和绿叶,总在我眼前晃动着青翠和明亮。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。”柳宗元的《江雪》,我总是要读的,诗句里那峻洁孤高的人生境界,严寒时总能给我暖意和活力。“墙角数枝梅,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,为有暗香来。”北宋诗人王安石的《梅花》,我总当作枕边诗,孤寂的冬夜,我一眨眼就似乎看到凌寒的梅花在一隅独自傲然开放。那自然流畅、意味深远的诗意中,梅花不惧严寒的品格,自然也会在我的血液里汨汨流淌。我喜欢读古人的梅花诗,一读起来就醉在诗境里了。我还熟读唐代齐己的《早梅》,诗句里梅树在冻土里深扎根茎,而万木经不住严寒侵袭,枝干快要摧折了,只有梅树恢复生机,一枝早梅在夜里迎寒怒放。“万木冻欲折,孤根暖独回。前村深雪里,昨夜一枝开。”我朗朗地读着《早梅》诗,满屋子都滚动着暖意。

冬尽,就会走来自然的新绿,人生的渴盼就会铺满春色。我读唐代诗人韩愈的《春雪》,读着读着,即将迎来喜悦的春天。“新年都未有芳华,二月初惊见草芽。白雪却嫌春色晚,故穿庭树作飞花。”诗里诗外的浅春就要驱走严寒,在眼前晃动春意,我的心一下子暖了。

冬至,我就读冬诗。读古人的名诗佳句,能赶走风寒,还能在人生的跋涉中,铺开一片明亮。

美文赏析

□申功晶

雄村位于安徽歙县城郊,或许是地处偏僻的缘故,这个座落在新安江支流浙江边上的小小古村落,放眼望去:土地平旷,屋舍俨然,鸡犬相闻,仍保持着农耕时代的旧态。元末,曹操的一支后裔颠沛至此,面对眼前这派清新的山山水水,风尘仆仆的曹氏一族,心情也一下子清新起来,于是,落地生根,然后,枝繁叶茂,现居雄村的人家,一半以上都姓曹。

灰白砖、青黛瓦、走马墙,黑白线条勾勒出来的雄村,浑如一幅陈年淡雅的水墨画,而竹山书院无疑是这幅画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,因为,那个地方,仅明清两朝就走出了30名进士和54位举人,通往书院的山坡甬

道两畔修竹掩翳、古树参天,密密匝匝的枝枝桠桠,如一道天然屏障,挡住了红尘也挡住了喧嚣。甬道尽头一溜粉墙漏窗,两层沿脊牌坊状的门楣匾额写着“竹山书院”四个中规中矩的隶书。从台中朝上登七级石阶,跨过高高的门槛,走进了这座江南第一古书院,老建筑以苍灰和黛青为基调,格局是老格局,窗户是老窗户,在这种老宅里行走,能感受到岁月的心跳和呼吸,灰瓦和飞檐就像漂浮在雄村上空凝重的浮云,从容地伴随着书院走过了八百年:“前世不修,生在徽州,是三四岁,往外一丢”,“七山一水一分田”的恶劣自然条件,迫使当年曹董怡踏上了背井离乡的路途,奔波经营多年,终于挤入两淮八大盐商的行列。老爷子

辗转病榻弥留之际,千叮万嘱儿子们要培养后代读书进学。于是,新安江畔、桃花坝旁,一座徽派风格的园林式书院平地而起:书院的房舍是老派徽式建筑,整个书院划为南北两区,北片为园林,南片为讲堂,坐南朝北是一个轩敞古雅的讲堂,包括书斋、居所、膳宿……但凡宗族里有聪慧灵秀的孩子,即便家庭贫困,也不让他失学。一个人的辉煌亦是一个宗族的骄傲和一片土地的荣耀。

拐过一条曲廊,折至后院,满庭古桂多不胜数,书院里有这样一条规矩:但凡学子中举,便可在清旷轩,亲手植下一株桂树,蟾宫折桂的殊荣,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雄村学子悬梁锥股。54株桂花树,见证了一个个熠熠生辉的传奇。

清旷轩东北侧是一座双层八角形状、砖木结构的文昌阁,亭脊狮、虎装饰图纹,微风吹来,亭翼角下的金雀铃叮当作响,在空旷寂寥的庭院站久了,似乎听得旧日楼头传来若有若无的朗朗读书声,千百年了,多少亭台殿堂在歌舞升平中坍塌,多少琼楼玉宇在战乱兵燹中焚毁,而这座书院,历经时光洗礼和朝代更迭,风雨不腐,尘封无蚀,完整保存得如此原汁原味,实属罕见,也堪称奇迹。

站在书院门前状若雉碟的桃花坝上,脚下,新安江水曳翠逶迤;对面,青山如屏。“花谢花飞花满天,红消香断有谁怜?”,饶是暮春,坝上的桃林也谢大半,年复一年,它们走过了落花流水的无奈,经历着花开花落的等待。

新安江畔有书院